

春夏秋冬、季节更迭,或许是年轻时并无闲心放眼身外,春之鲜妍,夏之浓烈,秋之高远,冬之凝肃,尽如微风拂面,引不起心中丝毫波澜;四季如一,并无任何特殊感受。

年龄渐长,莫名多了一些悲春悯秋的心思,逐渐学会了从故纸堆里抬起头来,略显稀疏地朝四周望一眼。于是,对人,对事,对物,对日月,对大地,对时节,就有了几分更深刻的感悟,于是四季在心中,就变得鲜明了,变得情绪化了,对“春”也就有了独特的偏好。

怎能不爱呢?从那暗淡、晦涩、寒冷的冬天,一脚踏了出来。脱掉身上沉重的冬装,感觉就是破开茧子的虫儿,骤然就轻松了。春色扑面,暖意融融,站在屋外,可以尽情地舒展筋骨,不再被寒风吹得瑟瑟发抖,整个身体,整个精神,都好似在缓慢地舒张,外扩,被寒冬封锁了数月的心,好似土地里萌芽的种子,也就有了一股子萌发的劲儿。于是乎,游性发动,拉着老婆的手,就离家附近的园子溜达一圈吧。

“春”的第一个好,就这么鲜明地涌了出来。偌大的古猗园里,满园子都是人。真好像一夜春雨后,“咕嘟”“咕嘟”迫不及待冒出来的春笋,密密麻麻的,放眼皆是。每个人,都好似春笋一般,浑身透着一股

子鲜活、鲜嫩的“活劲”儿。男女老幼,或在小道上轻笑行走,或在花前端详,或在茶座里捧一杯清茶,这股子打骨头缝里透出来的轻活又略显慵懒的韵味,其他的季节是再难有的。

“春”的第二个好,就在那些轻

### 四季如“春”

血红

笑行走的男女老幼的眸子里。各色不同的眼眸,倒映出来的,是一股无二,轻松、鲜艳的春色。无论是红的花,还是绿的草,在春阳温煦的光芒下,都好似被鸡蛋清包裹着一样,有着和其他季节迥异的“水嫩”劲儿。

每一朵花,每一片草,它们身周,都环绕着一层清晰可辨的光,一层确实确凿的“生命磁场”,让人发自本心地亲近。在这样的生命之光的环绕下,哪怕是那些被水泥柱子支撑着,已经老态龙钟的古树,都有了一种“老骥伏枥”的茁壮气息,令人不自觉地停步端详。

“春”的第三个好,就在缓缓而行,被春阳洗涤得浑身小汗后,在园子门口,那传承数代的小笼包馆子里。偌大的馆子,也好似一颗绽放的花蕾,整个敞开了,通透了。温和

的,无论是温度还是力道都恰到好处春风,穿过敞开的门,跨过敞开的窗,就这么轻轻松松地吹透了整个馆子。偌大的空间,和外界的春色再无丝毫的隔阂,一切都浸润在了春的气息中。不是夏天的焦灼炙烤,不是秋天的萧瑟苍凉,更不是冬天的沉闷肃杀,而是春天的鲜艳活力包裹着你,安抚着你,感染着你。

于是,鱼丸汤的色泽也多了几分明丽,蒸笼的水蒸气也不再窒闷潮热,就连秘制的辣椒酱,也多了几分温热的轻灵。身上的小汗在春风中微微一收,整个胃口却又打开了,在这明媚的春色、春气中,真正是小笼包都能多吃两笼的。

游园毕,饱食归,缓缓步行归家,家中的花花树树,或者正在萌发新芽,已经有按捺不住情绪的花骨朵争抢着绽开。拎起一桶鱼食,给小池塘里的鱼儿撒上三四五六把。看着冬天里,一个个“病恹恹”沉在水底不动弹的鱼儿,欢快喜悦地蹦起来争抢,其中居然混入了数十条小手指长短,不明来路的黑色小苗苗儿,心情就更好了。春最大的好,就在这里。万物萌发,处处生机。放眼端详,整个世界都是鲜活的,充满希望的。这样的“春”,怎能不爱呢?



自强不息(书法) 李志伟

### 村妇囡囡

郑自华

假期,去溧阳岚峰山旅游,这天下午安排去南山竹海游玩。车子将我们从宾馆送到南山竹海

停车点。由于腿疾,望着上山坡道,我说不上去了。同行的驴友不愿将我一人丢下,问了附近店家,说是100米距离。我不愿扫大家的兴,于是拄着手杖,估摸着100米勉强走完了,而那景点售票处至少还有几百米之遥,我打退堂鼓了。

驴友祥慧找到在“杨氏饭店”门口卖竹笋的女摊主,希望摊主能用门口的电动三轮车送我到售票处。摊主模样的村妇头也没抬,“往前就几步路”,祥慧向她说明情况,村妇朝我这看了一下,然后向我走来,将附近的一辆电动三轮车推过来,让我坐到她驾驶座位的边上。没几分钟,就到了售票处附近的阶梯,我掏出现金欲付钱,村妇说:“不用。”同时,让我将她的手机号记下,关照我回程以后,电话她,她来接。两个多小时后,我和朋友们到了售票处,我试着拨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大哥,稍等,我马上就到。”没多久就见那辆熟悉的电动三轮车向我驶来。仔细打量眼前的村妇,50岁光景,小小的个子,有一种农村人特有的淳朴,上车后和她聊了起来,村妇是当地人,竟然61岁,开有3个民宿,还有一家杨氏饭店。“这么有钱了,为啥不歇歇?”村妇说:“习惯了。”将我送到目的地后,依然不收钱。我说我买点笋,表示心意,拎了笋干欲走,她让我加微信,我这才知道村妇名叫囡囡,知道我买的干笋叫黄芽笋,囡囡将怎么泡笋干发我手机。再将我送到集合点,就这样,电动三轮车在石板路好几个来回。驴友们都说我遇到好人了。

回上海的第二天,将黄芽笋和小排红烧,由于只顾吃黄芽笋,竟然忘了吃小排!这辈子吃笋无数,就数囡囡的黄芽笋最好。

父亲在时,两天跑一次菜场,雷打不动。我说,现在网上买菜,方便又省力,您老胳膊老腿的,何必跑去湿漉漉的菜市场瞎转悠。我下单叫菜,鲜鱼好肉时令果蔬都有,直接送家里不香吗?

父亲不响。第二天,照旧步行一公里,去菜场。

他不在了,有阵子我心里有点空,不知不觉想去走走他常去的地方,好像能唤起什么似的。有一天,自然而然地来到了他常来的菜架桥边上,凌晨3点,这里仍旧灯火通明。南来北往的卡车,像排着队的蚂蚁,一点点挪进菜市场,将生鲜果蔬送向每一张柜台。

这里有数不清的档口,蔬菜、水果、生肉海鲜到各种熟食小吃店,生活用品、药店、花店……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一家旅馆。《东京梦华录》夸赞当时市集之盛写道“集四海珍奇,皆归市易;会赛区异味,悉在庖厨”,正是此处写照。每天天蒙蒙亮,老上海们就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像赴约一般准时,像

过节一样兴致勃勃。

那是我曾经懒得了解也不理解的生活,直到我循着父亲曾经脚步,踏入菜场大门。迎面先是一条小吃街,近两百米长,两边南北口味的小吃店林立。北有胡辣汤、单县羊肉汤,南有福建燕皮馄饨、广东肠粉,当然更少不了上海的“四大金刚”。那是老上海市井才有的热闹,客人到了,总是先定定心心吃顿早饭,脾胃暖起来,立马来了精神,等会儿跟菜档老板讨价还价才有劲头。

老父亲曾说,这里现磨的咸豆浆,豆香浓郁,浸透豆浆的油条口感酥脆。我挨着门找到店家,点上一碗咸浆,味道果然如他所言。现在极少出门吃早餐,偶尔有兴致,就叫外卖。咸浆送到手,多半已凉,滋味寡淡,豆浆里的油条肯定已泡焉!明朝苏诗曰:旋转磨上流琼液……自古以来,磨出来的才是豆香浓郁的豆浆。托父亲的福,我许久未尝过的古早滋味,终于在菜市场里的无名小吃店重逢。

如果要给日常生活标

上个声音标签,那一定是菜市场的声音。身处其中,没人架着喇叭大声吆喝,但耳边始终萦绕着嘈杂活跃的背景音,有点像一打开碳酸汽水,把耳朵贴在瓶口时听到的:各种细小但鲜明的音符争先恐后涌入耳蜗。那是无数笔即将成交的买卖,是青翠新鲜的果蔬鲜食进入各家灶披间的前奏。这是我儿时熟悉的声音,喧闹但充满活力,像千家万户晚饭后,市井上空蒸腾的炊烟。

好多卖菜档口会养上一只猫或一只狗。人类忙于交易,它们忙于玩耍,扭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气势恢宏、包容万象的大型博物馆,令人震撼,但也有不少奇妙的“小众”博物馆,同样让人流连忘返。

不说别处,光在上海,我就去过很多这样的博物馆。宝庆路上的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里,有中国第一架音乐会用的大三角钢琴,1921年由上海交响乐团前身上海工部局乐队指挥梅百器购于欧洲,在上海交响乐团服役至2014年;另一件藏品是1929年梅百器指挥录制的西班牙作曲家德·法雅《爱情魔术师》唱片,这可能是这部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首次录音,也几乎可以肯定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交响乐录音。上海气象博物馆的前身为徐家汇观象台,建立于1872年,是中国唯一的百年气候站,镇馆之宝是曾经的气象台台长能恩斯手绘的“台风眼”,博人眼球。北蔡镇上的上海相机摄影博物馆,可以看到目前唯一存世的一条完整的海鸥双反相机传统装配生产线。走进延长西路上的上海元代水闸遗址博物馆,脚下那座由铁吊铁环、青石板和麻条石垒成的地下官窑,保存着迄今为止全国最大的元代水利工程遗址。位于武定路的元利当铺旧址博物馆,是上海现存唯一的一个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当铺建筑,博物馆里收集了不少老当票,张张都如“天书”般难以辨认,为了“防伪”,当时的当铺有自己独特的专用异体文字,形成“当字体”……这些博物馆的奇妙在于“眼见为实”,“百科全书”里的文字统统变成了一目了然的实物。

有两个奇妙的博物馆让我特别难忘。

一个是位于枫林路的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博物馆。这里是昆虫的世界,人们可以了解到昆虫的起源、演化、形态特征、生活习性、中国昆虫区系、昆虫种类的多样性以及昆虫文化。在“昆虫生命厅”里,跟随地面上的昆虫标记,就进入了五彩缤纷的“时空隧道”,可以穿越几十亿年的时空,经历地球生命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由水生到陆生的漫长演化历程。原始昆虫出现于显生宙古生代志留纪时期,距今已有四亿多年,而有翅昆虫出现于石炭纪时期,也就是三亿六千万年前,可谓是动物界最早的飞行家。最让我惊艳的是公认的“世界上最美的蝴蝶”的海伦娜闪蝶,有

扭毛茸茸的身躯,在地上撒娇打滚卖萌。老板说,养宠物,开始是为了抓老鼠,后来发现有猫咪小狗的档口,人们总愿意多停留一会,竟然成了揽客之道。于是,大家竞相效仿,好多档口都养起了猫狗。当然,卖鱼的除外。

菜市场浓浓的生活气息,是一种自然而然地流动在都市文脉里的市井气。终于理解老上海们,愿意横跨内环中环,来赶早集的原因:这里有他们几十年来习以为常,但现在越来越稀有的生活本味,这是一个能够再现他们生活旧时光的磁场。

### 奇妙的博物馆

简平

着绚丽的金属般的光泽,全身呈紫蓝色,前翅两端则有深蓝、湛蓝、浅蓝的变化,整个翅面犹如蔚蓝天空中所镶嵌的亮珠,在光线映照下会产生折射、反射和绕射等物理现象,美得那么壮观,如梦如幻,熠熠闪光,似乎把世界都给照亮了,所以又称为光明女神蝶。徜徉在昆虫生态园和昆虫温室,那种与大自然交融的感觉实在太奇妙了。

另一个是远在伊斯坦布尔的纯真博物馆,那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建立的。这家博物馆的奇妙之处在于出自他撰写小说时的突发奇想。《纯真博物馆》是一部充满柔情和伤感的爱情小说,男主人公爱而不得,无法忍耐的思念让他开始收集起所爱之人的一切。作者在写作时觉得这既是小说中的故事,也是伊斯坦布尔的现实,“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值得尊敬的,这些日常生活需要留存下来。这并不只是对过往的缅怀,关键在于我们所保存的东西是那些从未被视为重要,但却代表平凡的生活品质的东西。”于是,帕慕克买下了老城区贝伊奥卢区的一栋建于1894年的老宅,那有铁锈红色的土耳其式三层小楼,门牌号为达尔戈奇·契柯玛泽街24号。帕慕克花了4年时间,建起了一座与小说对应的真实的博物馆。事实上,这是世界上第一家完全以一部小说为基础的博物馆,里面的每一件展品都与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息息相关,而且都是帕慕克亲自收集,并倾心写下了说明。流连在纯真博物馆,我觉得这并不是简单的小说场景的再现,而是一位作家真诚地希望借助这些场景,重新唤起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所投入的情感。

有意思的是,如今给人带来奇妙感觉的博物馆越来越多地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多了。比如崇明的没顶美术馆,顾名思义就是没有屋顶,既是“巨大的艺术雕像如同野蛮生长的植物般冲破屋顶”的现实指代,又有“艺术创作要打破固有束缚、开拓全新空间”的内涵延伸,而其所在地之前是绿华养鸡场的鸡舍。又如长宁区程家桥街道虹桥机场新村内,有国内首家“航空文化主题社区参与式博物馆”,这是建在社区里的博物馆,居民都是策展人,奇妙有趣的感觉让他们兴致盎然地用自己的藏品来讲述机场新村建成以来所发生的故事。

我知道自己会再来这个市场,迎着温柔的晨曦,走入大门,去熟悉的档口,和老板及他的猫咪打招呼,然后开始挑三拣四讨价还价。一切就像父亲还在时的样子,我们步入市井气的菜市场,和上海这座烟火气的城一起,慢慢呼吸,慢慢老去。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 美食

若论春日里的烟水鲜,绕不开昂刺、虎头鲨、小参鱼。此刻,不知道它们躲在哪片水域,吐纳一串清冽的气泡?

昂刺鱼,硕首、狭身、瘦尾,汪曾祺《故乡的食物》说它,“背上有根很硬的尖锐的骨刺。用手捏起这根骨刺,它就发出昂嗤昂嗤小小的声音。”那时候,少年捏它的脊背,就是捏一只能够发出响声的玩具。昂刺叫得愈凶,少年愈逗它,玩够了,小手一伸,“扑通”一声扔进水里。昂刺肉质细嫩,它的鲜在于汤。我在水乡的船席上,喝昂刺鱼汤,后厨操作时,锅里先放一勺猪油,以热油去除鱼的

土腥味,放入姜片,温水煮。出锅时,撒上葱花。端上来的汤,呷一口,香浓鲜美,回味悠长。

虎头鲨,挺吓人的名字,其实是寸把长的小鱼。白汁虎头鲨将虎头鲨放入锅中,略煎,放入竹笋和火腿片大火煮,用水淀粉勾芡;虎头鲨炖蛋,把鱼在沸水中焯过,置于碗中。将土鸡蛋搅散、打匀后倒入碗,大火蒸后,撒上葱花。菜花金黄,虎头鲨体肥籽满,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与螺肉、河虾、竹笋、春韭共称为江南五大春菜名鲜。相对于昂刺的狡猾、虎头鲨

的木讷,小参鱼,就有点古怪精灵。身段的灵活,胜似姑娘的小蛮腰。这时候,小参鱼在水草间穿梭,速度极快,要想逮住确也不易。难怪施耐庵写《水浒传》时,给那个将李逵淹个半死的张顺,戴的面具是“浪里白条”。在岸上凶的,并不一定下水厉害。其实,“浪里白条”在施耐庵的家乡就是小参鱼。小参鱼的好处,一张大网悄悄地落下,常常是漏网之鱼。唯其小,渔夫也不屑逮它。即便在农家的饭桌上,也只是碟不起眼的小鱼咸菜。小鱼咸菜这道菜,可别小看。鱼当是出水鲜的小参鱼,刮鳞、洗净,与上年秋冬腌制的咸菜同煮。烹这道小菜时,鱼和咸菜,是分开的。把鱼烧至七分熟,入糖、醋,或菜蒜至半熟,最后合在一起,加入蒜末,起画龙点睛的提味作用。小鱼咸菜,适宜配泡饭。小参鱼,除了做菜,也是画家素材。常常在月夜浮出水面。小城里的画家,画了一泓密密麻麻的晃动身影。如今,小参鱼从城里游到农村,城里的河因为缺少了小参鱼而变得寂寞。三条小鱼,有着春天的烟水鲜,美味极了。

### 七夕会